

克拉玛依精神的源流与发展研究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

2025 年 4 月

一、引言:重新审视克拉玛依精神

克拉玛依是一个奇迹。在 70 年的实践中，克拉玛依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了人类工业史、城市史、现代化建设史、民族团结史、对外交往史的不朽诗篇，熔铸了震铄古今的克拉玛依精神。这一实践与精神又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交融互促，成为理解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基因与精神质素。

克拉玛依的历史，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克拉玛依自诞生起就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实体化。克拉玛依的辉煌成就是党的领导、全国支援与民族团结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统一，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克拉玛依的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交融互促的历史。克拉玛依的奇迹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丰碑，这一历史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各族儿女。在克拉玛依的现代化进程中，各族儿女从未缺席，铸成了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克拉玛依精神是克拉玛依这座资源型城市的“第一资源”。时代在变，产业革命与能源革命日新月异，石油资源也有枯竭之日，但是在 70 年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所凝练的克拉玛依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与人文日新的创造力。可以说，这种精神资源不仅可以反作用克拉玛依的现代化实践，同时可以进一步团结并鼓舞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精神依托于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在历史上，克拉玛依精神与新中国工业化中早期的发展实践相适应，推动新中国工业化在逆境中锻造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历经 70 年的迭代发展，克拉玛依精神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早已超出石油战线，克拉玛依精神所依托的经济基础、社会体系、民族结构、文化特征也已发生结构性变迁。如何让克拉玛依精神与时俱进是保持克拉玛依精神生命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克拉玛依实现 2035 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必然选择。

我们认为，当前克拉玛依精神宣传阐释的核心矛盾在于：**克拉玛依的现代化实践已催生“克拉玛依精神 3.0”形态，而关于克拉玛依精神的主流叙事仍停留在“克拉玛依精神 1.0”阶段。**

首先，对克拉玛依精神的全面性阐释不足，“吃苦”叙事无法将技术革新、科技创新、能源绿色转型等成就纳入叙事框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引领不足。其次，对克拉玛依精神的独特性阐释不足，过于强调石油工业历史，没有突出克拉玛依精神在城市化、边疆治理、民族团结方面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忽视多民族文化基因，就无法理解克拉玛依精神强大的内在动因。再者，对克拉玛依精神的时代性阐释不足，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形象刻画方式较为传统，与当代城市创新文化的关联性不强。特别是传统叙事便很难引发当代年轻人更广泛的共鸣。

重新阐释克拉玛依精神，要把克拉玛依的当代发展成就纳入到研究视野。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的要求下，围绕党的领导下的“担

当”维度、现代化建设中的“创新”维度、“多元一体”的团结维度，重新审视历史遗产，对克拉玛依精神进行“价值内涵创新性延续”与“实体形态创造性转化”。

重新阐释克拉玛依精神，要在建构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高度推进宣传阐释。克拉玛依依托现代化实践与精神阐释，率先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再实体化”道路，向世界展现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从而推动构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二、克拉玛依精神的渊源与实质

（一）克拉玛依精神的渊源

精神渊源，指的是特定精神文化的起源和根源。追溯精神渊源，就是理解这种精神从何而来，其生成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决定与影响。精神渊源，决定了一种精神能否超越时空与地理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传播美名，并在社会文化中长期延续。克拉玛依精神的特殊渊源，是其源远流长的原因。克拉玛依因油而生，因水而兴，如果把克拉玛依精神比喻为孕育绿洲的河流，精神的渊源就是这条河流永不停止的源流。

从根本上讲，克拉玛依精神源自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代表的“石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克拉玛依精神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考察克拉玛依期间指出：“一首《克拉玛依之歌》，实际上就是石油战线的奋斗史，

在石油战线弘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实际上包括克拉玛依精神、玉门精神。这种精神的弘扬，至今仍然需要，而且永不过时。”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鼓舞下，全国团结一心开发克拉玛依油田，一举摘掉我国“贫油国”帽子，为新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基础。因此，克拉玛依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精神，从诞生起就具有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红色基因。

从发展逻辑上讲，克拉玛依精神的历史、组织、文化渊源根植于**军地融合、油地融合的特殊结构**。军地融合是克拉玛依大开发的基石。在边疆能源重地，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是国家战略要求。自油田开发初期，驻疆部队和转业军人就是克拉玛依建设的主体力量。他们响应党的号召，从解放军转变为生产队，在经济战线上继续拼搏。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新中国石油第一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响应国家的号召，集体转业到石油工业部门，刻苦学习石油知识和技术本领，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专业的石油队伍。军队爱国奉献、自我牺牲的精神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强大力量，保证了克拉玛依油田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实现成功开发。

油地融合是克拉玛依建设的保障。从 1955 年克拉玛依矿务局受新疆石油公司管辖，1956 年成立克拉玛依矿务局和克拉玛依矿区党委，再到 1958 年克拉玛依市设立，地方政府职能与生产组织方式都呈现出鲜明的油地融合特征。一方面，克拉玛依市是伴随着油田勘探开发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建立在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远离

城市的地区，石油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协同一致，有利于提高资源调配与社会治理的效率，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石油石化经济在克拉玛依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为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克拉玛依市党组织建设长期保持企业和地方党委合二为一，以加强党对地方和石油企业的统一。

军地融合、油地融合的时代特征孕育了克拉玛依精神的三大渊源。

历史渊源上，克拉玛依精神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大会战”。彼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工业起步、石油紧缺、边疆开发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军队肩负着国防安全与生产建设的双重使命，率先奔赴边疆，在开发油田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组织渊源上，抗日解放战争年代形成的军队生产劳动方式，以及现代石油企业的生产生活管理模式，共同创造了军民一体的传统。在新中国“国家急需、国内紧缺、人民期待”的石油战线上，来自五湖四海的转业复员军人继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安作风，巧妙地将大会战、群众路线等军队文化与石油企业分工协作、技术革新的管理文化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建设。

文化渊源上，克拉玛依具有边疆开发的军垦文化与多民族协作的现代石油文化。自 20 世纪初期，独山子石油工人就形成了多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传统。军队在解放边疆、开发边疆的历史进程中，既促进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也为克拉玛依带来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此外，油地融合带来的石油工业管理文化，赋予克拉玛依

精神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内涵。

（二）克拉玛依精神的实质与分期

或许对克拉玛依精神的概括性语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略作调整，贯穿时代的克拉玛依精神主线是始终不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克拉玛依艰苦奋斗、团结创新，践行党的执政理实现人民发展愿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凝结的报国担当、创新基因、文明叙事，就是克拉玛依精神的实质。围绕发展实践，不同时期的克拉玛依精神有着不同表现。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及克拉玛依城市功能发展的变化，克拉玛依精神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克拉玛依精神 1.0

以计划经济为指导，以自力自强为目标的工业化奠基时期。

1955 年到 1978 年的克拉玛依精神，建立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与能源为工业化奠基背景下。这一时期的经济特点体现为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主导和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文化背景则是政治主导文化、政党与国家始终在场。依靠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优势，在资源与人才短缺的不利条件下，计划经济在资源人员调配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石油工业也在技术引进与技术革新并进、群众运动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这一时期，克拉玛依的使命是石油报国，主要发展目标就是保证石油供应。这一时期，克拉玛依精神的具体表现为“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爱国奉献精神、军民同心的艰苦奋斗精神、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民族团

精神、迎难而上超额生产的拼搏精神、突破禁区自主研发“争气油”的创新精神等。英雄人物辈出，是“克拉玛依精神 1.0”的典型特征，使其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精神标杆与文化符号，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铺平道路。

2. 克拉玛依精神 2.0

以市场改革为指导，以经济结构优化为目标的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时期。

从 1979 年到 2009 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代文化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的深刻变革，对市场化、全球化的适应与创新成为主导文化。一方面，传统能源城市面临生产管理制度转变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玉门油田的枯竭，使克拉玛依的能源供应战略地位与生产压力同时上升。因战略地位特殊性，克拉玛依延续“油地合一”模式，工业化目标从原来的油田保供逐渐扩展到发展石化工业，城市功能必须从油田生产基地向地区经济中心城市转变。这一时期的克拉玛依精神具体表现在引水济克工程中的担当精神、稠油开发的创新精神、改善生态环境的奋进精神、和谐社会的团结精神等。“克拉玛依精神 2.0”在其精神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继承了“1.0”时期的创业精神，将其发扬光大为突破自我、二次创业的精神，又以改革创新的魄力赋予新的经济活力，为“3.0”新时代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

3. 克拉玛依精神 3.0

以“一带一路”为机遇，以“一主多元”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全球化升级和数字化飞跃时期。

以 2010 年提出建立“世界石油城市”口号为起点，“克拉玛依精神 3.0”发展至今，上升到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度。这一时期，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国际政治格局深度调整的政治背景下，中国从单一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均衡发展。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走向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上，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主动构建新型全球化，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边疆民族地区迎来了开放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克拉玛依的远大目标也为克拉玛依精神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一方面，克拉玛依必须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从北疆经济中心城市向北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迈进，加快构建“一主多元”产业结构，推进城市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石油城市；另一方面，克拉玛依的战略地位还关系到边疆的稳定繁荣和对外的开放水平，不仅要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枢纽城市。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克拉玛依还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典范力量。在此目标动力下，“克拉玛依精神 3.0”具体表现为面向 2035 的报国担当，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精神。新时代

的克拉玛依精神，应与克拉玛依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相适应，与克拉玛依日益提升的战略地位相匹配，展现了新一代克拉玛依人的崭新风貌。

要进一步深刻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克拉玛依精神，把握“克拉玛依精神 3.0”的内涵，还必须深入研究克拉玛依精神的历史机理，探讨其依托的基础结构和时代变迁，进一步扩展克拉玛依精神在当下和未来的阐释空间。

三、克拉玛依精神的历史机理

克拉玛依精神的历史机理，指的是克拉玛依精神所依托的经济基础、社会体系、民族成分、文化土壤等因素的历史性建构。克拉玛依精神建立在新中国工业刚刚起步，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改造顺利完成，石油能源工业急需建立的经济基础上，其生产组织、社会文化体系在设计规划上，也与其产业所代表的不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紧密结合，与民族团结的生产生活氛围相互促进，具有群众运动、技术革新竞赛、企业单位制等特征。特殊的制度设计，塑造了克拉玛依精神的社会主义基因、大一统基因和创新基因，形成了人民军队会战文化、国际先进石油文化和民族团结进步文化精彩纷呈的局面。

（一）克拉玛依精神的经济基础

克拉玛依精神是与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精神体系。克拉玛依能够从在茫茫荒漠里崛起，得益于新中国工业快速起步带来的资源能力、创新实力和人才凝聚力。因此，克拉玛依精神的物质基础首

先建立在新中国的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所创造的工业发展条件。

“一五”期间提升的工业化水平，是全国开发克拉玛依石油的实力基础。1957年，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56.7%，高于计划规定的52.3%。在“一五”期间，我国建成了上千个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工矿建设单位，工业生产能力显著增加。五年新增电力装机容量246.9万千瓦，采煤能力6376万吨，天然石油开采能力131.2万吨，人造石油能力52.2万吨，石油加工能力114.7万吨，铁矿开采能力1643万吨，炼铁能力339万吨，炼钢能力282万吨，轧钢能力159万吨，载重汽车能力3万辆，水泥能力261万吨等等。“一五”期间初步建立起工业部门，培养了大批工业人才，扩大了新中国的工业产业布局，尤其是现代化工矿企业的布局。1956年，支援克拉玛依油区的号角吹响后，国务院组织13个部委支援克拉玛依，全国16个省、市、区35个城市的工厂企业为克拉玛依生产各种设备和器材，全国的技术专家和石油建设队伍争先恐后聚集到克拉玛依油区。可以说，是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工业支撑起克拉玛依石油产业的发展，催生出克拉玛依这座石油城市。

能源战略地位的提升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发展动力，催生了克拉玛依精神。石油不仅是重工业的“血液”，更是维系国防安全的核心支柱，无论是机械、坦克还是航空燃油，都离不开石油，因此石油具有决定国家命脉的战略意义。1949年，全国只有西北地区的甘肃玉门、陕北延长、新疆独山子几个小油田，西南地区的四川几个气田和东北地区几个人造油厂，且技术十分落后。当年石油产量只有12万

多吨，其中天然油近 7 万吨，人造油 5 万多吨。石油职工总数 1.6 万人，其中油田职工约 6000 余人：各级各类工程技术人员 623 人，而地质勘探、钻井、采油技术人员只有 172 人。在国际社会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我国实行经济技术封锁和油品禁运下，只能依靠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的援助。经过 3 年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建设，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克服了资金缺乏、技术水平低下、材料设备靠进口等困难，有了较大发展。1957 年，全国石油产量达到 145.7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 11.4 倍，其中天然油达到 86 万吨，增长 11 倍多，人造油 59.7 万吨，增长近 11 倍，石油职工总数增加到 14.1 万人，其中石油勘探方面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有 4.6 万人，增加了 8 倍多；技术装备水平也有了提高，开始形成了一支石油产业大军。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是新中国石油勘探史上实现的第一个突破，为新中国现代石油工业打下良好基础。

新疆现代工业的初步建立为克拉玛依工业发展提供了后勤保障。

在解放前，新疆几乎没有近代工业，直到 1949 年还在用手工方法捞油，日产原油才二三吨。1949 年，新疆国民经济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仅为 68409 万元，其中农业为 58636 万元，占当年社会总产值的 85.7%，工业为 9773 万元，仅占总产值的 13%。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驻疆部队、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支援力量的共同努力让新疆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1 年至 1952 年，新疆军区和全国派来的专家技术人员，建成一批大中型企业，彻底结束了新疆没有现代工业的历史。其中，上海益华钢铁厂于 1951 年迁往新疆的 300 多名技术人

员带着设备与驻疆解放军部队共同创建的新疆八一钢铁厂，填补了新疆重工业的空白，对于全疆的工业起步具有重要意义。1952年，兰新铁路开工兴建，有力地加速了工业建设的步伐。1955年，新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37200万元，是1949年的2倍，其中农业总产值为96620万元，工业总产值为40580万元，分别是1949年的1.65倍、4.16倍。此外，经过土地改革，新疆的农业发展获得极大改善，为工业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也让劳动力得到极大解放，从而为工业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1949年粮食总产量22.15亿斤，粮食亩产量130斤，人均粮食443斤，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后，粮食总产量为35.35亿斤，粮食亩产量198斤，人均粮食707斤。此外，耕地面积也有了很大发展，1953年比1949年增加了29%。新疆现代农业的初步建立，是克拉玛依精神生成发展所依靠的物质条件。

克拉玛依精神的原生动力来自石油行业对于新中国的战略地位。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实力为开发克拉玛依油田创造了基本条件，工业化对能源的迫切需求又成为开发克拉玛依油田的强大动力。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石油工业始终为党和国家建设服务，也因党和国家的领导而兴盛不衰，这是克拉玛依精神不断壮大的前提。

（二）克拉玛依精神的社会体系

克拉玛依精神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的精神体系。克拉玛依的社会体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先生产、后生活”的特征。其群众基础是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并与技术革新、技术教育相结合。其组织方式是社会主义油田与单位制。

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极为不利的生产环境下，如果没有劳动者积极进取的热情与众人齐心协力的意志，仅靠少数人的生产，克拉玛依油田不可能创造奇迹。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张文彬对此总结：“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个信念必须在所有人的脑海里明确地树立起来……只要形成了群众运动，那么工作成绩就会一定是大量的、迅速的、有成效的、有水平的。搞群众运动，还必须敢于‘闯’，敢于解放思想，一闯二超，敢于大胆试验。群众运动一开始，很可能是比较不完善的，不系统的，只要很好地注意新生萌芽的东西，注意通过三结合的方法将其提高，使它系统化，群众运动的水平就可以不断地提高。”这里所提到的“新生萌芽的东西”，就是群众的创新精神。例如，为了解决轮胎短缺问题，使有限的轮胎使用率达到最大限度，一些克拉玛依司机创造了“穿棉袍”“垫肩”“实心胎”的方法来重新利用废旧胎。又如，在油田保温工作中，工人创造出了管道加热炉、烟道加热等土洋结合的保温办法。这是人民群众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鼓舞下，自己摸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为将来克拉玛依油田的大规模开发做好充分准备。

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的技术革新、技术教育、文化教育紧密结合，推动技术进步。在全国工业发展的大潮下，克拉玛依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1959年，为了提前三个月生产61万吨、全年生产81万吨、力争90万吨原油，克拉玛依矿区首先从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着手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所谓增产节约运动，就是要通过开展技

术革新来挖掘现有生产设备、材料和劳动力的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实践表明,增产节约运动是行之有效、为职工群众所熟悉的、经济战线上的群众运动,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最好办法;其次是掀起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的群众性学习高潮,把技术教育和文化教育、理论学习紧密结合,以完成当前生产任务为出发点,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最后,还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把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使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掀起生产和学习的高潮。克拉玛依在群众运动和技术革新结合的理念推动下,不仅为国家生产了急需的石油产品,更是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石油建设人才,为后来更多油田的开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劳动竞赛与模范人物层出不穷。1958年上半年,面对水源匮乏、强风侵袭、蚊虫侵扰、酷暑严寒等困难,克拉玛依人以顽强的信念,开展起了以提高钻井速度为中心的劳动竞赛。最闻名的是“1219钻井队”,在1958年3月钻进1155米,成为第一个月上千米的井队。在该队带动下,各队形成了你追我赶的竞争形势,“月上千”的纪录不断刷新,张云清钻井队以连续四个月达到月上千跃进指标获得通报表扬,该队在9月朱德总司令视察后,被管理局命名为“钢铁钻井队”。此后,钻井队的纪录被不断刷新,全局平均钻机月速度由1957年的268米提高到1958年的684米。劳动竞赛在加快油田建设、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为全国的石油工业建设树立了榜样,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催人奋进的克拉玛依速度,更难忘克拉玛依油田气壮山河的奉献精神。

高度集中而又团结统一的生产性单位制。与克拉玛依独特生产方式相配套的生活组织模式，是围绕油田生产、服务职工家庭而建立的。在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军事化管理模式下，克拉玛依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体化、组织化的单位制生活体系。由于“先生产、后生活”的基地建设原则，居住和生活服务职能处于从属地位，由企业承担职工的全部生活保障。饮食上，以职工食堂为主，1957 年职工食堂达到 30 多个，由克拉玛依矿务局行政处统一经营管理。1958 年以后，除少数为机关服务的食堂仍由新疆石油管理局和各矿务局行政服务部门经营管理外，大部分食堂改由各生产单位经营管理。居住上，油田勘探初期以地窖和帐篷为主，后来才建立了一批土木结构简易住房。由于职工队伍发展快，住房紧张问题长期存在，到 1961 年底仍约有四分之一的职工长期住地窖。在这样艰苦朴素的生活条件下，克拉玛依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情从未消退，职工家属也积极加入，通过各种组织方式参与生产劳动。1960 年，克拉玛依、独山子矿区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有 2656 名职工家属参加公社开办的工副业和服务业集体生产劳动，由公社发给劳动报酬。正是这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氛围，在职工及家属当中形成了“石油人”的身份认同。

业余文体活动是克拉玛依在艰苦环境下凝聚人心、促进生产的休闲方式。1956 年，张文彬在黑油山考察时看到工人用大罐头盒当足球进行比赛，萌生了组建球队的想法。在他的提倡下，克拉玛依组建了篮球队，新疆管理局成立了体协，多次组织参加与南疆矿区乃至自治区、新疆军区的比赛。在各项球类运动中，篮球比赛是最受克拉玛

依群众喜爱，且参与者和观赏者众多的休闲运动之一。作为竞技比赛，有利于增强石油工作者的体质。作为群体运动，它注重分工和团结，增进友谊，有利于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同时，矿区还通过文艺汇演等丰富群众业余生活的娱乐方式，在提升群众的文化素质的同时，传播石油工业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

正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体系，将克拉玛依精神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孕育了集体主义的奋斗精神。技术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技术革新孕育了创新精神。劳动竞赛塑造的模范典型让克拉玛依精神成为全国标杆。围绕油田生产而建立的生活组织模式，塑造了克拉玛依精神的生活土壤。正是这一社会体系的成功运转，将克拉玛依精神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实体。

（三）克拉玛依精神的民族成分

克拉玛依精神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适应的精神体系。多民族团结协作是克拉玛依民族成分的重要特征，是其精神思想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依托。民族团结也是克拉玛依精神区别于玉门精神、大庆精神的独特品质。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应对客观不利的生产条件，克拉玛依经济建设初期采取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模式，团结动员全社会力量为共同的事业奋斗，激励生产、凝聚人心的民族政策有效地营造出和谐共生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各民族的团结协作符合工业化进程的内生规律，工业文明为全社会提供了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创造出集体共享的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在移风易俗的同时，也包容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因此，克拉

玛依因率先建立起适应先进生产力的社会体系，而较早形成了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

克拉玛依多民族团结协作的历史悠久。独山子油矿区从 1909 年开采第一口井，到 1936 年新疆地方政府与苏联合营钻出的第一批探井，就培育出了新疆最早的石油钻井职工队伍。早期的石油工人从乌鲁木齐、伊犁塔城等地招收，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回族、蒙古族、汉族等 13 个民族的农牧民。1942 年，独山子油矿钻井部工人为 162 人，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共 96 人，占 59%。1951 年，中苏石油股份公司钻井处的 313 名职工中，三分之一是苏联人，剩下的近三分之二是新疆本地的各少数民族，钻井队的主要生产骨干几乎都是少数民族。汉族职工很少，仅有少量转业干部和分配来的毕业生。随着队伍的壮大，1952 年，独山子钻井处有中方人员 721 人，其中汉族 160 人，维吾尔族 294 人，俄罗斯族 94 人，哈萨克族 73 人，其他少数民族 100 人，少数民族职工占 77.81%。根据 1954 年独山子矿务局资料记载，有 6 名少数民族职工担任副经理或副处长，有 20 余人担任科长和车间主任。仅在钻井处，就培养了 300 多名少数民族技术工人，其中有 4 人担任钻井技师，有 183 人从事司钻、柴油机工等技术工作。有 8 名少数民族司钻在创造钻井日进尺的新纪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 42 名少数民族职工被评选为劳动模范。

各族工人的突出贡献是民族团结协作的成果。1955 年 3 月，独山子矿务局安装队在队长吾守尔·哈斯木的带领下，进入黑油山地区，

负责安装 1 号井的钻机设备。4 月初，钻井管子站在站长铁米诺夫·阿不都热依木带领下，负责运送钻杆到 1 号井。7 月初，由 8 个民族 36 名职工组成的“1219 青年钻井队”在 1 号井开钻，克服了重重困难后，10 月 29 日，黑油山油田终于试油喷出工业油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也翻开了克拉玛依辉煌历史的第一页。1958 年，新中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由 8 个民族 42 名妇女组成的“三八女子钻井队”在克拉玛依油田成立，从此名扬天下，副队长是哈萨克族的卡依霞·库赛根，她在 1959 年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58 年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视察克拉玛依时说道：“3 年前，这里只有一个打猎的维吾尔族老人，可是 3 年之后，你们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立起一座 4 万人口的石油城市，这是一个很大成绩，也是一个动人的神话”。

对民族干部的培养进一步巩固了民族团结的成果。1955 年，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苏联股份移交中方独资经营后，改为新疆石油公司，并建立了党委。新公司的党委班子十分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强调做好少数民族职工中的建党工作，将适合党员条件的少数民族职工吸收入党，并大胆提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60 年，吸收少数民族党员 322 名，占当时少数民族党员的 44.5%，提拔少数民族干部 300 多名，占当时少数民族干部的 53.2%，少数民族职工由几百人发展到 8000 多人，形成了一支包括汉、维、哈、蒙、回、锡伯族等十几个民族的新疆石油工业产业大军。由于我党在克拉玛依充分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提供了发挥才能参与建设的平台，并赋

予他们实际的职权，少数民族干部的队伍也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快速成长起来。在新疆石油管理局，不仅有自治区党委派来的公司副总经理米吉提·扎依托夫和党委副书记阿瓦哈力·沙比洛夫，还有从基层优秀工人和一般干部中提拔上来的管理局副局长瓦力斯江·吐尔地、副局长帕达哈·吐木尔、工会主席瓦力斯·斯迪克等局级领导干部等等，以及一批中层领导干部。他们为新疆的石油工业鞠躬尽瘁，也为民族职工队伍的成长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克拉玛依推行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他们对石油事业与城市建设的未来充满信心。

多民族团结确立了克拉玛依精神在石油战线中的独特价值。各民族协作是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历史传统，唯有党的领导，才能将民族团结锻造为克拉玛依的现代文明血统。党领导的现代化共同事业，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克拉玛依精神的内生动力。

（四）克拉玛依精神的文化特征

克拉玛依精神是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征的精神体系。克拉玛依精神的文化特征，指的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社会体系和多民族团结的人口结构下，克拉玛依精神所展现出来的三大文化基因，即社会主义文化、大一统文化和创新文化。

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在近代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一百年多来，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国情，通过创造性实践，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历史也体现在了克拉玛依建设的历史中。社会主义理论强调阶级平等和民族平等，为中国共产党解放新疆、建设新疆、团结边疆人民的工作提供了思想武器。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克拉玛依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又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经济、社会、民族政策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消除了阶级压迫，使当地各族人民从压迫制度中解脱出来，对于克拉玛依实现民族平等，在建设中团结各民族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为后续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导，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创新要求，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求索的创新精神，以符合工业发展规律的政策部署，为克拉玛依这片荒地开拓了前无古人的未来蓝图。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前面，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平时时期，都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头作用下，克拉玛依的驻军部队和各族人民也放下个人利益，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努力完成建设任务，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克拉玛依精神中的担当意识。

“会战”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克拉玛依黑油山开发

初期，全国发起了一场支援克拉玛依的大会战，这是“大兵团作战”模式和“人民战役”理念在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时期的一次成功运用，其规模超过了“淮海战役”的全民支援，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调集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力以赴加速油田的开发，从而克服克拉玛依矿区人力物力匮乏的困境，保证了超常规目标的胜利达成，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克拉玛依大会战展现了毛主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在经济建设中的强大生命力，后续在全国各条石油工业战线上广泛采用。1958年起，新疆石油局率领克拉玛依钻井队伍和技术人员参加了川中石油勘探会战、松辽石油会战、大庆石油会战等，并多次召开会议介绍克拉玛依成功经验。“会战”也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独具特色的开发模式。

参与会战的主要是全国各地的军人和技术人员，其中“石油师人”正是克拉玛依精神的塑造者。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生产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除了保家卫国和巩固治安，军人更要参与生产建设工作，“石油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响应国家号召奔赴石油工业前线。中国石油工程第一师，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为克拉玛依带来了他们从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传承下来的军队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本身就来自劳动人民，与群众关系密切。他们在参军入党前就已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能，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极参加大生产劳动，又培养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创业精神。党的长期教育也使他们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具备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因此能担当起新中

国石油工业的创业重任，为克拉玛依精神打下扎实的文化根基。石油师的精神代代传承，更多的专业军人带着爱国奉献的热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纷纷投入到克拉玛依油田建设工程。从 1956 年到 1950 年，分别有从北京、济南等军区转业复员的数千名官兵，以及从朝鲜战场归国的近两千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专业官兵到达克拉玛依参加石油工业建设。在艰苦创业期，这些社会主义战士是克拉玛依精神渊源的重要贡献者。

二是大一统文化。克拉玛依多元一体的民族人口结构背后，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共同体意识，历经了朝代更替，在近代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形成了现代统一意识。中国之所以没有跟随近代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流，形成的单一民族国家建构，是因为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土壤，已经深深植入各民族的文化意识和历史认同中，在现代世界保持了强大的延续性。大一统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方式，是追求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原生动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近代战乱中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不懈动力，也是新中国创建的根本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文化上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现代中国，不仅仅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要坚持结合中国国情实际，以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来进行现代国家构建。在这样的大一统观指导下，国家价值体系既体现了国家统一、民族解放等现代性价值，又继承了大一统观念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因此具有继承文明发展的自觉性和自发性。在中华民族对大

一统的认同下，民族区域自治成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推行民族平等的制度选择。这是克拉玛依民族团结的根本前提。克拉玛依在经济建设和民族工作中，紧紧跟随中央的政策要求，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实践创新，既体现了中央集权下意识形态统一、大规模调配物质资源的效率优势，又展现了基层治理团结民众的民主特点。克拉玛依精神的文化特质本身就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使命动力。

团结进步的民族文化是大一统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自独山子矿区创建以来，克拉玛依石油钻井事业发展，造就了团结一致、共同进步的多民族职工队伍。克拉玛依本是一片荒地，因各族人民聚集在这里，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才成就一片欣欣向荣的城市景象，让克拉玛依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摇篮。周恩来曾指出：“要在新疆建立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的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因此，克拉玛依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各民族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就，不同民族心血智慧凝结而成的工业文明成果，是克拉玛依有别于国内其他能源城市的文明底蕴。石油产业的团队协作属性，为民族团结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在独山子油田建设初期，钻井队中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许多人还是文盲，语言交流不便，但在团队精神的感召下，队友们仅凭简单的手势或单词，就能心领神，互相配合，不仅圆满完成了每项任务，也

建立起了超越民族、语言、文化的战友情谊。克拉玛依民族团结优良传统在新疆广泛传播，使新疆油田涌现出一大批来自各民族的全国劳模和石油战线先进人物。例如，来自“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哈萨克族卡依霞·库赛根师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蔡畅、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以她为代表的克拉玛依民族先进工作者年年摘得劳动模范荣耀，成为全国劳动人民的榜样，他们的事迹传唱在祖国大地，是克拉玛依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领袖。

三是创新文化。创新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创新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核心。社会主义制度要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必然要求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途径，不断突破既有生产关系的束缚，解决现实矛盾的禁锢，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实践创新，为世界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时而变的创新精神，更是克拉玛依精神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创新也是克拉玛依精神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发展、保持活力的内因。在 20 世纪初，美国学者曾经做出“中国贫油论”的误判。中国石油工业面对西方经济封锁的压力，仍然紧跟国际石油发展步伐，坚持学习先进技术。1950 年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刚成立时，中方还没有钻井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通过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和刻苦的学习，1954 年底钻井职工发展到 1266 人，各种技术干部、技术工人达 700 多人。1952 年至 1957 年期

间，23 名专业青年军官在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和克拉斯诺达尔石油专科学校学习，这是新中国石油企业首次派出的留学生。1956 年，为勘探克拉玛依油田，我国从苏联、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大批钻探设备和器材。在石油勘探开发的过程中，技术人员通过不断学习和技术革新，将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成功运用到国内建设开发的实践中。这一代石油人后来将学习到的先进技术和操作技能传播到全国各个油田，对石油工业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人才技术的奠基作用。随着克拉玛依油田的壮大，石油企业不断走出国门，与国际顶尖学者专家交流，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从而把克拉玛依建设为一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世界石油城市。

克拉玛依的创新文化是与先进石油企业管理文化紧密相关的。作为石油工业起家的新兴城市，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与国际先进能源技术共同发展，其经济、社会、文化都必须与时代前沿的创新思想紧密结合，并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革新。石油能源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格局中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克拉玛依在国家能源安全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油报国，就是这座城市兴建的初衷。从中国西部荒野中拔地而起时，克拉玛依就被塑造为一座具有国际视野与长远目标的现代化工业文明城市，以代表国际最前沿科技的产业文化和创新的规划理念，成为中国能源城市的首个样板。克拉玛依从无到有，从贫困到富裕，从突破技术封锁和技术瓶颈，到成为国际技术革新的先锋，也正是受到了创新精神的强大驱动，自觉形成了区别于世界任何一个石油城市的社

会主义创新文化。从持续更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到民族团结的互嵌式社区模式，都可以看到克拉玛依精神的创新本质。因此，克拉玛依的城市文化是国际工业文明与中国实践结合的产物，克拉玛依精神本身就蕴含着工业强国的使命担当。

三大文化基因决定了克拉玛依精神始终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事业服务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克拉玛依精神将失去核心内涵；没有大一统文化，克拉玛依精神将失去凝聚力；没有创新文化，克拉玛依精神将失去前进动力。理解克拉玛依精神，必须牢牢抓住这三大文化基因的精髓。

（五）克拉玛依精神基础的调整与挑战

面向新时代，克拉玛依精神所依托的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基础面临新的调整，克拉玛依精神的表现与内涵也在新的基础上经历了从“克拉玛依精神 1.0”到“3.0”的跨越式发展。在“克拉玛依精神 1.0”阶段，经济建设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一切以石油生产为中心，因此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奉献精神；“2.0”阶段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要实现传统能源城市转型，强调的是二次创业精神；到了“3.0”阶段，克拉玛依已朝着“一主多元”的世界石油城市目标迈进，如果仍以“克拉玛依精神 1.0”的模式来宣传阐释克拉玛依精神，将无法承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价值。

“一主多元”代替石油独大成为“克拉玛依精神 3.0”的经济基础。克拉玛依经过 70 年的现代化建设，经济实力领先于全国，与“克拉玛依精神 1.0”描述的艰苦岁月已是今非昔比。如今，克拉玛依已

是一个人口 48.9 万的生态宜居旅游城市,2024 年人均 GDP 达到 27.14 万元,位居全国第 2 位。在经济结构上,克拉玛依已出现两个变化: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占主导,非公有制经济比重逐步提升。其中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国有石油石化企业不再依靠全国支援,不仅建成了集石油生产、设备制造、工程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还带动民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截至 2024 年,克拉玛依已具备年 1800 万吨当量油气生产能力、1600 万吨的炼油加工能力和 140 万吨的乙烯生产能力,聚集了全疆近 90%的工程技术服务企业。二是从一个单一石油工业区,扩展为一个构建起“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综合型工业城市。克拉玛依目前产业工人超过 20 万,建有 6 个超过千人的研究院,是新疆石油石化上下游产业链最全、科研和工程技术服务能力最强、金融服务体系最好的地区。如今,克拉玛依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再创造,比起“吃苦”的牺牲精神,更反映时代需求的是“创新”的胆识。如何在工业基础实力十分雄厚,物质条件十分优越,人民生活步入小康的语境下,重新向新一代人讲述克拉玛依艰苦创业历史,是重新阐释克拉玛依精神的第一个挑战。

“克拉玛依精神 3.0”的社会体系正在经历从单位制向多元社会的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的“军地融合”军事化组织方式和“油地融合”单位制生活模式不复存在。“油地分离”深刻影响了其组织模式的变迁。过去,克拉玛依市委、政府与中央石油企业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政企关系。改革

开放以后，政企分离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2016 年，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与新疆油田公司党委正式分设，结束了自建市以来长达 58 年的“油地合一”的管理模式。在“一主多元”的结构调整中，克拉玛依从一个石油工人社会，转变为一个容纳了更多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的多元社会。企业的生产管理走向市场化和智能化，社会治理也走向精细化。数字油田和智能城市成为克拉玛依新的生产管理、社会组织形式，技术创新代替劳动竞赛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2002 年，克拉玛依市提出数字化油田的建设目标，随后完成了油区 13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 1000 兆宽带信号的全面建设，可全天候监测油田现场动态、生产日报、锅炉参数等信息，并实现自动操控，这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事故率。在生活组织层面，克拉玛依从石油工人社群的单位制度，向“陌生人社会”的精细化管理机制转变。此时，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成为新时代民族团结的新实践。克拉玛依区采取“一网多责，一格多元，协同联动，责任分担”的网格管理模式，将辖区内的 3833 平方公里分成 832 个网格，将居民区、道路、学校、商业区、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等要素都充分纳入到管理范围，积极调动社会各群体，运用基层的力量与群众密切联系，提升了社会治理的广度和精度。这对于党员的组织能力也是一大考验。自 2008 年起，克拉玛依市出台了《“红细胞”工程管理办法》，把党员按照居住楼栋或单元划分，组建党员活动支部和党员活动小组，在本社区内帮助一户困难家庭，发挥 8 小时工作时间之外的先锋模范作用，让每一名党员像血液中的红细胞一样为社会建设输送新鲜“氧气”。2021 年，“红

细胞”项目建设进一步深化，构建了“双报到、双服务、双积分、双反馈”的基层治理体系。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下，如何展现党员、技术人员和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担当奉献精神，是重新阐释克拉玛依精神的第二个挑战。

“克拉玛依 3.0 精神”的民族构成从民族团结进一步上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克拉玛依市在保持多民族结构的基础上，人口结构从石油工人为主向多元群体扩展，庞大人口的社会共同体意识面临重塑。2018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中，少数民族占 25.33%，汉族占 74.67%。这与最初独山子矿区少数民族员工数量远高于汉族员工的情况已经有了较大区别，表明克拉玛依从全国流入的人才规模十分庞大。随着城市的壮大和产业的升级，以及外来务工人口的增加和援疆工程的推进，社会结构也从以石油工人为核心，向科技人才、高校师生、服务业从业者等多元群体扩展，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绿洲城市文化”。在新时代民族工作政策的驱动下，《2019 年克拉玛依市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构建各民族融合、多元包容的生活格局。目前，克拉玛依全市整体上多民族嵌入式情况良好，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社区多是老旧社区，这些社区的房子一部分是早期分配、后期房改房的住户，一部分是早期建设的经济适用房，一部分位于城市边缘。随着城市的扩建、商品住房规模的扩大，新兴社区居民不再是过去同一个工作单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职工，他们分散在各行各业，带着不同的文化特色、生活习惯和理想追求，在这座城市构建自己的温馨家园。“结对子”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团结生活

模式。《2017 年克拉玛依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民汉家庭结对率达到 100%。如何展现新一代克拉玛依多民族共居的生活风貌，讲好新时代的民族团结故事，突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索的宝贵经验，是重新阐释克拉玛依精神的第三个挑战。

“克拉玛依精神 3.0”文化特征从奋斗的集体主义转向开放创新与个人叙事。在计划经济时代，石油工业的协作性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带来了谋求个人发展的个人主义奋进精神。这一变化首先源自多元化的产业布局。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89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25 家，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量 14 件，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在全疆处于前列。克拉玛依的云计算产业园被列为国家重大工程，西北唯一的一条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已在云计算产业园开通；170 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已在克拉玛依初步构建起了石油石化装备制造产业链。其次来自高新技术人才的涌入。相比 50 年代的教育水平，克拉玛依人口素质较高，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3.15 万人，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全市常住人口中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7 年，比全疆平均水平（10.11 年）还多 1.59 年，位居全疆第一名。最后来自全球化的深刻变化。克拉玛依的技术水平已经从跟随性走向引领性，必然吸引更多国际化人才。目前克拉玛依拥有中亚地区最强大的石油石化科技研发能力，实力雄厚的石油石化研究院就有 6 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是新疆唯一的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克拉玛依拥有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稠油开发、稠

油炼化、智慧油田建设技术，全疆近 90%的石油石化工程服务企业在克拉玛依聚集，石油石化工程技术服务已延伸至国内许多油田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拉克等十几个国家。同时，作为世界石油城，克拉玛依的经济影响力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克拉玛依各民族与周边国家的经贸文化交流密切，使克拉玛依的创新文化具备国际视野优势。如何面向全球，介绍今日克拉玛依由新产业、新人才、新生态所共同构建的创新文化，是重新阐释克拉玛依精神的第四个挑战。